



● 豪华的长江游艇上有三对野鸳鸯，一对求死，一对要活，一对在逃。

● 她举止娴静，风韵幽幽，却以生命为代价，奏出了哀怨悱恻的小小浪漫曲。

● 康乃馨素为钟情者所宝爱，色白者尤雅洁高贵。

白色康乃馨



BAISE KANGNAIXIN

《海派文学》编委会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海派文学丛书

白色康乃馨



Baise
Kangnaixin

责任编辑 刘竞如
特约编辑 汪文郁
装帧设计 靳 斌

白色康乃馨

《海派文学》编委会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5 插页2 字数240000 印数00001—120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325-0/I·307 定 价：2.80 元

海派作品 海派风格 海味浓郁

独树一帜 独具慧眼 独运匠心

描今绘古 喜见乐闻 雅俗共赏

目 录

1 白色康乃馨

徐 策

她目光黯淡，一身黑色长裙，捧着一束白色的康乃馨。厅正中挂着青年人的遗像，那英俊的面庞，令人深深叹惋，他嘴角露着微笑，仿佛对灵堂前的敬献表示嘲弄……

63 菜场浪漫曲

程乃珊

——《上海屋檐下》系列之三

丁香别墅里的小致，举止娴静，风韵幽幽，从不穿什么新潮时装，服饰质朴。人们说她日子过得惬意，新近嫁了个日本男人又这样赚得动……然她以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奏完了哀怨悱恻的小小浪漫曲！

78 船上鸳鸯

程小莹

三对野鸳鸯在长江游艇上。其中一对在精致的皮箱中放置了大量炸药，准备在三峡引爆殉情。皮箱引起另一对鸳鸯的垂涎，偷窃了箱中包装严密的

炸药，当作黄金。这一切又被另一对鸳鸯看在眼里。一对求死，一对要活，一对在逃。……炸药终于爆炸了。谁死谁活？三对野鸳鸯的命运如何？小说中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116 墮落

金 国

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的十里洋场。大学生鲁江敏因覬覦省城首富的大宗财产，割断了与女同学梅韵的情丝，与痴女结成一对。他从此堕落了，直至身败名裂。梅韵看清了社会的邪恶，终于摆脱了内心的痛苦，走上另一条人生之路。

164 “扒分”历险记

肖遐明

王福来走在大街上，望着花花绿绿的世界，觉得惆怅、悲哀，他发现这个世界已不属于自己。他豁出去了，决定大干一场。他告别了铁饭碗，开始了他的“扒分”历险。他做过个体户、麻将专业户、拳教师、气功师……

徐策

白色康乃馨



第一章

雷阵雨下着，青灰色的混凝土马路在雨中泛着白光，此时，一辆波罗乃茨牌出租车停在十字路口。随着刮雨器轻轻摆动，前方红色的信号灯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乌云低垂，天色晦暗，发亮的雨水顺着车窗玻璃往下流淌。车里坐着一男一女，男的面容清癯，吸烟时两颊深陷，浅褐色的泪囊上有三道皱纹的眼睑不住地跳闪。旁边坐着他的妻子。她脸色苍白，神情萎顿，目光黯淡，穿一身黑色长裙，手里捧着一束白色的康乃馨花。她端坐不动，缄口不语，脸上毫无表情。她的丈夫显得烦躁不安，但他很谨

慎，不让这种情绪流露出来。他频频往窗外张望。

窗外有一辆大型平板车，轮胎又高又大，载着锅炉，黑压压的像一座小山。正看着，车移动了，出租车倏地朝前方疾驰而去。

她的年纪约摸有四十来岁，此刻悲哀和忧伤在她周身留下深刻痕迹；她万念俱灭，神志恍惚，仿佛人已不复存在，徒具躯壳，而生命中精华部分已经被那个死去的人带走了。现在，她正赶去参加他的追悼会，为他扶柩，最后看他一眼。

她丈夫同意她前往参加大殓，并叫了出租车陪伴她同去。妻子木然地蜷缩一旁，手里捧着白色的康乃馨花，紧闭嘴唇。丈夫内心很反感，并为此感到愤慨和屈辱，尽管这样，他还是愿意帮助她。他明白，一个绝望的女人是需要帮助和温情的。

他见她一阵咳嗽，摇动手柄，让窗子启开一道缝隙，顷刻雨点、潮湿空气、噪音涌进来，他连忙又关拢。这时车速放慢，雨渐稀疏，马路边上零星散落的纸花触目惊心。龙华殡仪馆水迹斑斑的门前，几个老太婆冒着雨在兜售冥钞。出租车驶入殡仪馆内，夹路绿色林带，经过雨淋，油光光的，枝叶间偶尔缠着彩色绉纸，梧桐后面的一排泡桐树上有几片硕大萎黄的叶子。车子亮起方向灯，拐个弯，倒进停车场。

那女人从车里出来，站在广场上，略微整理一下衣服，然后朝灵堂走去。她的丈夫留在车里，随后展开一张折叠得很小的晚报，读了起来。司机打开收音机，传出欢快的舞曲。

她踏进吊唁厅，霎时间，许多双眼睛朝她望去。人们窃窃私语，相互传递消息，并且纷纷回头打量她，原来肃穆的灵堂立刻骚乱了。她默默站立，泫然泪下，一点也不理会周围人群对她点点戳戳。

厅里摆满花圈，正中处放着死者遗像。这是一个青年人的遗像。看见这张英俊潇洒的面庞，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毫不相干的陌生人，都会为他深深叹惋的。他目光炯炯有神，咧着嘴微笑，仿佛正对灵堂前这一片歇歇声嘲弄似的；在他轮廓分明的脸上隐约漾着一丝稚气，天真、善良、敏感，这是他给人最深刻的印象。

哀乐声响了。歇歇声一下子变成痛哭声，悲痛、哀伤和惋惜所汇成的感情巨澜把在场的每一个人不时掀起来，又不时栽下去。在这当中，死者的父母已经哭得流不出眼泪了。母亲哽咽着，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呼唤儿子的名字，这种颤悠悠的拖得很长的半唱半喊的声音若是换一个场合听见，准叫人忍不住想笑。

她尾随着一列队伍朝黑幔的后面走去。乍看见长方形的殓殓罩，一端大，一端小，透视变形非常厉害，仿佛它隔得很远，又距离很近。他躺在里面，头枕得很高，嘴微微启开一道缝，露出青紫色的牙齿。殓葬工为他草草化妆，颊上涂得太红，唇边被划开一个口子。他的额角和眉弓上留下

被碰伤的紫色斑痕，这表明，临终前他非常痛苦地挣扎过。——那个女人突然俯下身，伏在殓殓罩上面失声恸哭。这是发自肺腑的、无限哀痛的、揪心的哭声，它骤然冲出喉咙口，把她内心深处的钟情、眷恋、追思、愧疚和忏悔全部倾泻出来，声泪俱下，使在场的无不为之动容。人们愕然地相互对视，仿佛这个突然出现的情况，使他们对她的看法将有所改变，至少，在此时此刻不应该蔑视她了。



她那种猛烈的骤然爆发的号啕大哭变为更为深沉、更为痛入骨髓的呜咽。她的额头贴在玻璃上，不时叩击，好像要钻进里面去似的。过一会儿，她一动不动地扶着殓殓罩边缘，目光呆滞，凝神不语。

陈尸间里站着一圈人，这当中有死者的亲眷、朋友、同事。死者父母年事已高，受不了丧子的沉重打击，哭得昏厥过去，已经被人扶到外面去了。现在人们看见她伏在殓殓罩上，黑色长裙拖到地上，在裙子下摆弯弯曲曲的褶边中露出一双黑帮白底布鞋的鞋跟，鞋跟上缀着白布条。在殓殓罩中段，死者胸口的位置上放着一束白色的康乃馨花。她的手指隔着玻璃摩挲着，尽管无法抚摩躺在下面的他，她还是摩挲着，好像她相信她会感觉到的那般。

这时，从里面走道上走来一位殡葬工，他来推尸车了。哭声、啜泣声、呜咽声霎时间响成一片，空气浑浊，哀乐低回，泪眼模糊。她撕心裂肺地叫道：“骆猛呀！”随后，她怔怔地望着殓殓罩移动起来，玻璃罩上放着的一束白康乃馨花，不知怎么会挪到他的脑袋上方去了，挡住了她的视线。殓殓罩像一只小船似的在空中漂浮，平静地漂浮，越漂越远。她忽然觉得眼前一片漆黑，腿一软，失去了知觉。

第二章

四年前，骆锰从林学院毕业，踏上人生新的旅途。根据他自己的志愿，他将到市郊一个基层单位去报到。在大学念书时他是个优等生，凭他的条件，进科研单位、进机关不成问题，学院准备安排他留校当助教。可是，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地处远郊、交通不便的基层厂，同学们在惊愕之余，纷纷激赞他的胆识。确实如此，一个有志青年想锻炼自己、磨炼才干、闯荡一番，穷乡僻壤的确是用武之地。

那天，是骆锰参加工作的头一天。

他穿过小弄堂，沿着金陵路往八仙桥走去。骑楼下面，商店还没开门营业，遮着铝合金百叶帘。骆锰吹起轻快流畅的口哨，一路走着。他精神饱满，脸色红润，鼻翼两侧渗出油脂。他的眼睛很大，虹膜淡茶色的，瞳仁又黑又圆。头一天上班给他一种新鲜感，心情舒畅，口哨声又吹得越发圆润悦耳了。同往常一样，他总能看见街面上有人回头看他。他曾经跟朋友吹嘘说：他的口哨能叫路上行驶的自行车撞到电线杆上去。有时，穿着时装的漂亮姑娘匆匆回眸一视，使他好长时间都忘不了。他自鸣得意，腮帮子甜津津的，像含着檀香橄榄。他戏谑地想着：如果用口哨去求爱也不失为风雅之举。

骑楼下有一道小花坛组成的隔离带，把马路和上街沿隔开，靠近隔离护栏边上有个电话亭，旁边是一排简易座椅。红塑料座椅个个都空着。这时有一个女人从电话亭出来，她略微停了一下，朝隔离护栏外面的吹口哨者瞥了一眼。她穿着紫罗兰色外套，肩头挎着白色的山羊皮包。从她眉宇之间流露出一种隐秘而深沉的哀愁和感伤，使骆锰内心蓦地受到震动，他无法描述此时此刻的心情。这是突如其来的感觉，神奇而可怖。因为他本能地感觉到这个女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捏在手心里，而他则心甘情愿当她的俘虏，没有半点犹豫。他甚至没有把她看得更清楚些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他从惊愕中醒来——其实也不过是两三秒钟——她已经走远了，骑楼边的高大立柱挡住了视线，他只看见一抹紫罗兰色。

他往前走去，心想：她是谁？为什么这么早就在打电话？她给谁打电话？给她男朋友？给她情人？给她丈夫？

啊哈，都有可能。

他笑自己自作多情。

12路电车擦身而过，窗口女售票员拍着车身对他叫着。他醒过来，看见车尾那两只绕绳索的圆铁壳。前面是十字路口。他心不在焉地吹口哨，

一点乐感都没有。他打算从人行道穿到对面马路去。又一辆电车驶过，车窗里面有个熟人跟他打招呼，那是大学的同学；没等他回话，电车已开走了。

对面，茶色玻璃橱窗上贴着红黄白三色即贴纸带，写着开张志喜字样，这是豪华装修后重新开业的服装店。他就着玻璃用手指理了理头发，朝前边的汽车库门口走去。

阳光把梧桐树干照白。汽车库门口是候车地点，6点30分大巴士将准时把职工送到地处远郊的工厂去，这儿是第一个候车点。骆锰来得很早。一辆大巴士已经停在路边了，汽车门没有开。

他忽然闻到从身后飘来一股幽香，他眼角一扫，竟看见紫罗兰色裙子的一角在风中轻轻拂动，裙子下面一双优美的腿，脚踝很细。裙子微微吹开时可以看见袜子上边白得像牛奶的皮肤。他不禁心颤了。他吹口哨，装得很潇洒。

他害怕她会马上走开，很想转过身去跟她搭话，他可以在她一对手表，或者问一声厂车是不是在此等候。此刻他感到强烈的恐惧和模模糊糊的依恋。他怦怦心跳。

“去红旗厂是这儿候车吗？”他问她。

他透不过气来，那种幽香直往鼻孔里钻。他脸皮有点热，这不好。男人的自尊心具有制衡作用，他很快抑制住恐惧。

“是的。”她看了看他，随口问，“你就是骆锰？”

“你怎么知道？”

“我？哦，我叫宋雨薇。往后我们要共事了。”

他感到诧异。“你是设计科的宋科长？”

“别客气，叫我小宋好了。”

“啊。”

他嗫嚅道。“小”用在她身上显得很温柔。作为上司，他觉得他们之间有一道天然屏障，他对她敬而远之了。当他冷静下来再打量她的面容，发现她要比他大五六岁。她脖子雪白，脖子上有一颗绛色的痣，但在痣的旁边明显地刻着一道细皱纹，这表明她有着年龄留下的痕迹。车门开了，他们谦让一下，结果宋雨薇先上去。她踩上一级踏脚，骆锰视线落到她腿弯的蓝色曲线上，他心里赞叹道：这是多么优美的腿呵。她靠窗坐着，车厢里很空，他在她旁边的航空椅上坐下来。大家陆陆续续上车，骆锰跟宋科长攀谈着，不知不觉大巴士已经启动，外面的街景不时掠过。风吹得窗帘轻飏，贴住人的面颊。

“车子要开多少时间？”骆锰问。

“一个小时候左右。”

“哦，那可受不了。”

“你晕车？”

“啊，有点。”

“那我们换张座位吧。”

他们站起身，对调。他大腿下面感到她坐过的部位暖暖的，一直传到脊柱上。确实有点晕眩。他拿不准到底是头昏还是神不守舍。随后，他旋动靠背下面的那只角度调节器，让椅子抬高。这时往她那儿一看，竟发现她像是躺着似的。她的胸脯很高，车厢摇晃时，微微颤动。

阳光照在田野上，黄灿灿的，好耀眼。柠檬黄色的油菜田一望无际，随着汽车疾驰，呈辐射状在眼前旋转着。骆锰趴在窗口，看了好一会儿。当他回过头时，那耳旁的紫罗兰和柠檬黄形成一种奇妙的色彩对比。对色彩他是敏感的，他觉得真是赏心悦目。车子仍在行驶，他看累了，闭起眼睛小憩。暖暖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

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他到厂长办公室去报到，得到厂长一番热情鼓动，接着在宋科长的陪同下到全厂各个车间去转了一圈，所到之处，穿灰色砂皮布工作服的工人们都用好奇的目光打量他，他们好像早就听说设计科里新分配进来一位大学生了；惊动了那么多人，他的虚荣心很满足，心想一定要做点成绩出来，好好露他一手。他到仓库窗口领了一套工作服，一套制图工具。宋科长有事先走了。他一个人在厂房里、晒场上、通风管下面的走道上蹒跚。他顺着露天楼梯一直朝楼上登去，到了最高一层，看见还可以往上走，便登临楼顶。楼顶上阳光充足，视野开阔，农田黄灿灿的、绿油油的，垄沟笔直，农田被划出一块一块，齐齐崭崭。高压电线的大铁架竖在路边，公路两旁，绿树合抱，绿色的林带一直通往地平线。远处有个村落，灰瓦白墙，掩映在树林之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满天云彩，他在市中心局促窄小的天空中从没看见过如此舒展的、漫无际涯的、自由自在的浮云。他对新的环境油然产生一种喜悦之情，他真想马上就投入设计工作。

设计科在一楼朝南处，走道上整齐地排列着盆栽花卉，石阶下面是一个花坛，栽种着月季、玫瑰和栀子花。设计科办公室很大，里面有十几张工作台。斜面的工作台上安装着金属绘图仪，活动台灯投下橙黄色的光圈。差不多每张工作台上都有一架立体声耳机。有的女设计员工作台上悬着平绒的小玩艺。

下午3点钟，他坐下来整理抽屉。这张台子已闲置多时，没人使用，抽屉里塞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光药瓶就有一抽屉。听说他的前任，原使用者死了。这似乎有点触霉头，但骆锰毫不在乎，他把最下面一只抽屉里的木质脚型都拿出来，老虎脚、老弯脚、熊猫脚、鹅冠脚、象鼻脚、方尖脚和车圆脚型，一只一只放在制图板上。

这时门球一转，宋科长推门进来。

“骆锰，刚才我跟邵厂长商量的，让你先下车间实习一段时间。”她

说，“恐怕要半年。”

“这么长？”骆锰脱口而出。

“这是惯例。”

“好吧。”

“明天你去找木工车间杨主任。”

第三章

骆锰下车间干活，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不知不觉四个月过去了。他在劳动时表现不错，获得车间主任的好评。一向对知识分子评价不高的大老粗邵厂长不知听了谁的汇报，对这位新来的大学生很感兴趣，寄予厚望。关于他的情况厂长亲自过问。按照邵厂长的观点，生产第一线最能锻炼人，谁汗流得最多，空话说得最少，砂皮布背带裤最脏，谁最能得到他的重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观念的涌入，邵厂长自知他的观点有点守旧了；现在他的副手都是有文化知识的，像他这样一位油漆匠出身的老粗留在厂长位子上，全行业中为数不多。

骆锰进设计科后由谁带徒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在骆锰之前，有位中专生进科里，是科长宋雨薇带的。根据约定俗成，这一回应该轮到副科长老陆。老陆经验丰富，动手能力强，在参预试制样品方面和宋雨薇相比占着明显的优势，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大专生。老陆自恃业务上有一手，覬觎科长宝座已久，平时明争暗夺，为一点点利害斤斤计较。为了排挤对手，他笼络人心，扩充实力，招兵买马。现在，设计科破天荒进来一位学历最高的新科员，他明白这位新来的大学生对他们都是一种威胁，他应该把他控制住，当他的师傅是个好办法。

虽说老陆在设计科实力雄厚，但是想要超过宋雨薇取而代之的话，却还没那么容易。宋科长决不软弱可欺。她精明干练，阅历丰富，处事周全；她是邵厂长手下的红人，替厂长出谋划策，关系很深。前不久厂部还商讨关于提拔她当技术副厂长事宜，由于领导班子成员意见不一，此事暂时搁浅。宋雨薇的私人生活招致一些人的非议，原因是，她和丈夫长期分居，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离异了。私人生活，作为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一部分，完全可以自行处置，可是在厂里离婚却会成为一条罪名。好在邵厂长对他的下属还比较宽容，宋雨薇地位稳固，老陆想排挤她的算盘是打错了的。

这一天，邵厂长到设计科来视察设计工作情况，顺便问及对骆锰的安排；宋雨薇一一汇报。老陆也在场。最后谈到骆锰，老陆用欲擒故纵的办法故意叫宋科长为难，谁知她二话没说便同意了。邵厂长当场拍板，骆

锰由宋雨薇带徒。

溽暑逼人，油漆车间气味难闻，大热天干漆干活真够苦的。骆锰对含苯气体过敏，喉咙口啞啞地发痒，呼吸时伴有咕噜噜的鸣音，接连数日咳嗽，把肺叶都咳伤了。他到医务室请了两天病假，在医务室门口碰到了宋雨薇。她看见他脸色苍白，病恹恹的，关切地问他病情。说实在的，车间干活很苦，他想打退堂鼓了。眼下几天病假无济于事，真希望他的上司能够下一通大赦令，把他从车间里调走。他听说设计科工作紧张，新近承接国外宾馆的卧室家具设计任务，正缺人手。他再闻这种该死的气味就快没命啦。

他们站在走廊的顶端，一排钢窗，下面是一个晾木晒场，停着一辆乌龟车。

“宋老师，我想不干了，能不能先回设计科？”骆锰问。

“恐怕不行。”

“怎么不行？科里设计任务不是来不及吗？”

“是啊。”

“那，求你开开恩，到厂长那儿美言几句，饶我一命吧。”

说完，一阵咳嗽，站立不直。他扶住窗沿。

“你先休息两天再说，漆工间还是要去的。”宋雨薇说。

“休息两天顶屁用？”他说了一个不雅的词，但他确实给惹火了，“我是过敏性哮喘，休息一年也没用呀。”

宋雨薇毫无同情心可言，这是他真正伤心的地方。他心里竟会偷偷地爱着她，真是糟糕透顶。他想：我这是怎么啦？她既然不肯通融一下，那么古板，我还求她干什么？

“不是我不想为你说情，”宋科长说，“实在是不能开这个先例。你知道，进设计科的每个人都应当熟悉各道工序，然后才能驾轻就熟。当然啦，你确实有困难，我可以跟车间主任打声招呼，让你换个环境。”

“不必啦。”他冷冷回答，转身就走了。

两天之后，他被安排到擦蜡机上干活。擦蜡机上有高速旋转的大布轮，加上砂蜡，让经过水磨的油漆部件摆在机架上抛光。骆锰对宋雨薇已经感到失望了，那些稀奇古怪的念头像美丽的肥皂泡那般破灭。他冷静下来想：我爱她这怎么可能呢？她是科长，不久还会成为副厂长，我真是自作自受，多情却被无情恼。

油漆车间在最高层，透过大玻璃窗可以看见钢青色的天空和几个孤零零的烟囱的顶端。烟囱拖着一团浊黄色的、浓淡不均的尘烟。它不是往上飘，而是倒挂下去。天气闷热，一丝风也没有。骆锰抱住双臂，背脊对着鼓风机，凭窗远眺。他想起刚来厂的头一天爬到屋顶上去，望见舒卷万里的浮云，心里是多么舒畅呵。

时间过得很快，三个礼拜之后，他将到锯木车间去实习了。他来到锯木场，那尖锐的、古怪的吊截锯响声把鼓膜弄得发胀。一位老师傅，垢面利齿，冲他笑笑。悬着的圆锯片阴森森，寒飕飕，好像会把人吸过去似的。

生产组长给他指派了浸纤维板工作。

广场上，晾着一幢一幢高高的木料堆，乍看一眼，这木料堆像现代化的建筑群，而实际上，这是一种日晒雨淋，降低木材含水率的自然干燥办法，这种办法鲁班木匠就已经采用了。在广场边上有小蓄水池，一个铁葫芦，一副吊钩。骆锰猫下腰把吊钩挂在铁架上，架子里堆满了纤维板。略远处两个女工穿着塑料雨衣，手里拿着自来水管，在往大纤维板上浇水，不时传来嬉笑声。她们跟骆锰搭讪，语言粗鲁，毫无羞耻感。他提不起劲。在他看来，她们低级庸俗，一点趣味都没有，邋里邋遢，简直是一对活宝。他吹着口哨，让铁架往蓄水池放下去，纤维板浸进水里，冒出一连串气泡。他往黑水里啐口唾沫，接着吹起那优美的口哨。

厂房后面背阴的小道上，宋雨薇走着。她偶尔路过这里，远远听见透着嘈杂、阴沉的机械声，有一支时高时低、时徐时疾、珠圆玉润的口哨声传来。她不由停住了脚，伫立在一旁谛听。眼前，在蓄水池边，那个小伙子正在装吊钩，他身体壮实、强健，一弯腰，一抬头，都显示出不可言喻的男性魅力。他的青春气息感染了她，使她内心深处涌起一种无法名状的甜滋滋的东西，她的瞳孔放大了。但感情偶尔迸出一点火花之后，旋即熄灭了。作为一位阅历丰富、谙熟人情世故的中年妇女，她当然不会像情窦初开的年轻姑娘那样感情用事。她相信工作比感情更重要。正寻思着，感到周身一暖，原来是走进烈日曝晒之中了，光线很强，她微微眯起双眼，站在蓄水池棚的外边。她叫了一声。

骆锰没留意她会蓦然出现在跟前。他转过身，手里还擎着锈迹斑斑的铁链条。看见她那张娇艳的脸他暗暗吃惊，竟想象不出它凭什么要这么美、这么撩人心魄。这位女上司，嘴里老是图纸呀、数据呀、工艺呀，好像她活着只为了工作，为了名誉，除此之外还为了扶摇直上。然而，尽管如此，骆锰相信，实际上工作对她并不重要，她无法否认，她更重要的是获得爱情。否则怎么解释她和丈夫长期分居、提出离婚呢？他发现他们照面时，她会显得容光焕发，这个细微的变化难道没有来由吗？此刻，他心里对她的那种由于偷偷爱着却得不到回报而产生的抱怨涣然冰释。他明白，每当他们在一起时就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物质——亲和力。

噌棱棱！铁链一声响。

“宋老师。”他说。

“在浸板哪。”

“我就等着进设计科工作呢。”

“好啊，工作很忙，就等你来啦”

“昨晚又加班了？”

“嗯。那批图纸终于赶出来了。”

“那可以轻松几天啦？”

“是啊。”

她走了。骆锰摁一下按钮，把铁架吊起来，水池底下泛起一股恶臭。地坪上浸好的纤维板垒得很高，他找了辆铁架车把板车走，随后坐在水泥墩上，悬着两条腿，喝柠檬汁冷饮水。

国外宾馆订货的成套卧室家具设计任务完成了，宋雨薇感到心情愉快。办公室门口的花坛里满是栀子花，惹人喜爱。叶丛里含苞怒放的花朵，散发出一阵阵幽香。她闻着清香味，感到一种甜蜜的惆怅，一种淡淡的愁绪和一种骤然降临的喜悦之情。她采了许多花，走进办公室，取出一只透明玻璃杯，灌上水，把带叶的栀子花插进去。玻璃杯晶亮，叶梗边停满了小气泡，小气泡不时往水面升去。花的白颜色中带点淡黄，朴素、优雅、动人。宋雨薇怔怔地望着花瓶，手指尖还留着一层花粉。

走道上，骆锰穿着红色T恤衫，肩峰上撑着灰色工作服，朝科里走来。他皮肤被晒得黝黑，却显得更加生气勃勃了。胸前两块肌肉强健有力，喉节突出，轻轻滑动。

“好香啊。”他一进门就嚷嚷。

宋雨薇没有答腔，他伸出食指拨弄花茎，指头上湿漉漉的。这时铃声响了。宋雨薇换上上海棉拖鞋朝浴室走去，科里其他人也去洗浴了。科里顿时安静下来。

“在一个偶然的会里，匆匆与你相遇，对你有无限依恋，那就是我的秘密——”浴室窗口里传出漂亮的男中音歌声。

三角形的水阀，红的是热水，绿的是冷水。莲蓬头射出细密均匀的水柱，升腾起一团烟雾。骆锰头枕着瓷沿，叉开四肢，舒舒服服地泡在水池里。他有一种在暖流中飘浮的神秘的感觉。肥皂泡沫拥着皮肤，水很烫，他感到浑身酥软，肉体微微地膨胀着，膨胀着，就好像泡茶的菊花在沸水中渐渐舒展开来，花瓣玲珑剔透，花萼纤细，色泽金黄，突然之间恢复了自然形状。他阖上眼睛，继续在暖流之中飘浮，他有时往上升去，有时往下沉，随后缓缓地旋转起来。他觉得有些晕眩，心想停下来，可身体越转越快，不由自主。

傍晚。看门老头关上大铁门，三只草狗在他脚边转悠，对面葡萄架下狗棚里，一只纯种狼狗发出不耐烦的呜呜声。看门老头把狼狗放出来，用铁链拴在花坛栅栏上。狼狗大得像一匹马驹，芦花色的皮毛闪烁着金属光泽，这是条惹人喜爱的好狗，取名叫“曼丽”。老头提着罐子到食堂打狗食去了。

骆锰看见门虚掩着，门玻璃上映着金黄色、棕红色和白色的夕辉，镀铬门球有一圈五彩光晕。老头脚后跟着三只草狗，足音窸然。他油然产生一种恬静、深邃、美妙的感觉。

他推门而入，宋雨薇正在对着椭圆形镜子整理发型。她髻曲蓬松的头发里散发着护发素香味。骆锰皮肤上渗出一层细汗，他站在吊扇下，用蓝条毛巾擦汗，巧妙地掩饰内心的恐慌。有两股力量同时起作用：恐惧感使他踟蹰不前，依恋感却驱使他去接近她。他心里明白，此时办公室只剩下他们俩，天赐良机，如果想结束那种令他愁苦不堪的单相思，唯一的办法只有鼓足勇气对她说出来，听候发落。成败在此一举。

宋雨薇拉开抽屉，拿出几只橘子。橘子很大，墨绿色的，表面粗糙。她纤纤手指插进橘皮里，那橘皮破裂时发出轻微的嗤嗤声。

“美国花旗蜜橘。”她手心放着橙色橘肉，递过去，“骆锰，尝尝鲜。”

骆锰把一小瓣丢进嘴里，嚼着。“好味道。”他说。

“你拿几个去。”她给他四只。

蜜橘使他陡增勇气。这时，宋雨薇站起身，把一摞图纸展开，让骆锰看。这套组合式家具图纸，是准备参加全国设计大奖赛的参赛作品。

“画得不错。”骆锰称赞说。

“真的？”宋雨薇抬起头，疑惑地问，“你不会故意腾腾我吧？这是全国性的竞赛，高手如林，这套图纸真的拿得出手？”

“当然啦，如果稍作调整，效果会更好些。”

宋雨薇笑了。

“哦，你说说看，该怎么调整？”她认真地问。

“我一时还说不出，只是有这种感觉。”他回答说。

“唔，我暂出去一会儿。”

“你让我想想。”

“怎么样？”过了会儿，她推门进来问。她从食堂里买来几个刚出炉的新鲜面包。“想好了吗？”

“不，”他勾了几张草图，摇摇头，失望地说，“我没法从你的框框里跳出去。不行。”

“让我看看。”她伸手要那张图纸。

“啊，不。”

骆锰把纸片撕了。宋雨薇拿出一把水果刀，将面包剖开，夹进数片红肠，然后递给他。

“该进晚餐啦。”她说。

“热狗？”他笑笑说。

他们围在工作台前一边嚼着热狗，一边推敲图纸。此刻他感到心里十分平静，这种感觉只有孩子在母亲身边才有。

“宋老师，”他问，“你常参加设计竞赛么？”

“嗨，反正闲着没事，随便弄弄，可是你若是有一两回中奖了，就染上瘾，欲罢不能啦。”

“你中过好多奖么？”

“有时中奖，有时落选，当然啦，落选比中奖的概率要高些。”她身子前倾，手指交错着，前臂平放在图板上，仰起脸笑盈盈地说道。

“能让我开开眼界吗？”他问。

“有什么可看的？”

“我想看看。”

她从抽屉里翻出五六本缎面烫金的获奖证书，其中有二等奖、三等奖，鼓励奖若干，却不见一等奖。

“你看，奖是不少，可就是没个一等奖，”她懊恼地说，“我不信就拿不到头奖。”

“哪儿话，有这么多奖已经很过瘾啦。”他安慰她说。

“我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我的效果图不行。骆猛，我吃亏就吃在效果图上。要是效果图好，没准早获大奖了。”

骆猛心里一动。

“宋老师，我不敢在你面前夸下海口，不过论造型、色彩、透视等等纯技巧问题，我想是不成问题的。要是你看得起我，这次全国性设计竞赛，我帮你出效果图，”说到这儿，他停顿一下，“你看怎么样？”

宋雨薇很高兴。“好啊，”她回答，“我很感兴趣！”

“什么时间截稿？”

“还有一个半月。”她说，“前段时间工作忙，这几张图纸搁在那儿，好久没有动了，现在要抓紧些。不过，骆猛，这是业余设计，你可别处嚷嚷呀。”

“我知道。”

第四章

国庆节那天宋雨薇在厂里护厂值班，因为离群索居太寂寞了，她宁愿呆在厂里，连值两班。6时许，晚班的同事来接班了，这才离去。

骆猛这天正好和宋雨薇一起值班。下午，他们一起坐在值班室聊天，桌子上铺了一张报纸，上面堆满了瓜子、糖果、巧克力。宋雨薇用一只小电炉烧点心，骆猛蹲在葡萄棚下调狗，经过一番感情投资，外加几个肉包子，那条性情暴躁的狼狗“曼丽”被他驯服了。他可以一手托住狗头，一